

文獻通考

二百七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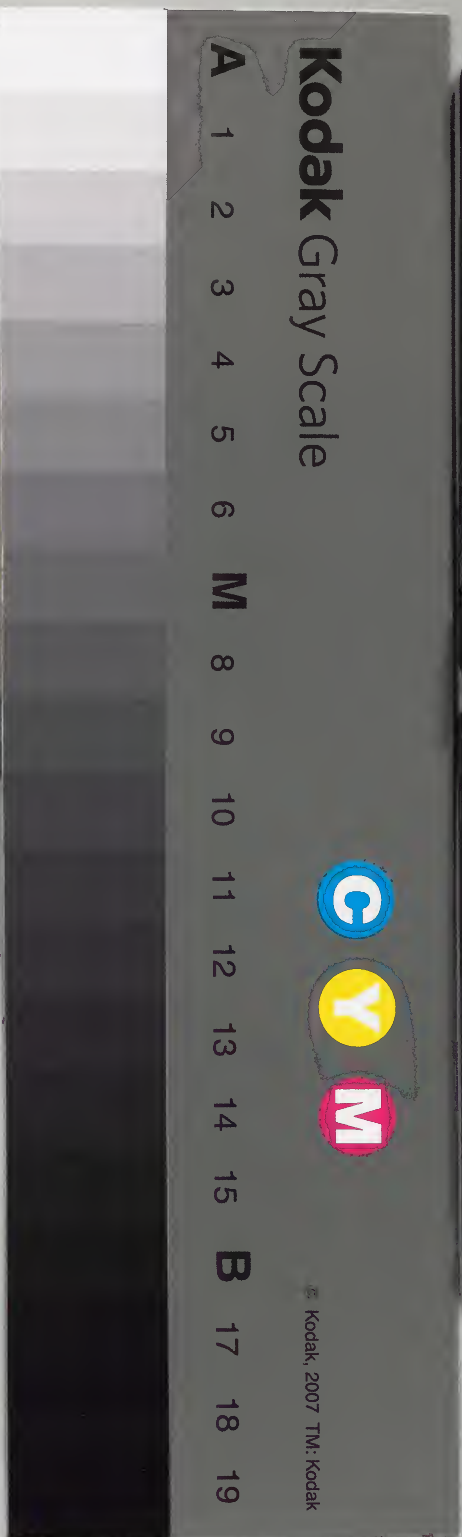
經籍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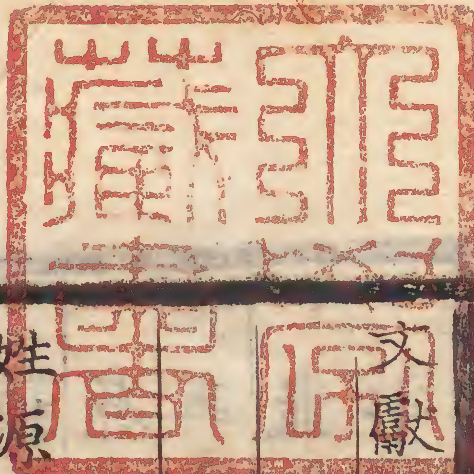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六〇〇號	二函	一四〇冊
五〇〇號	五架	

內閣文庫		
五〇〇號	二函	一四〇冊
五〇〇號	五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0
冊數	140	(87)
函號	294	6

廿百四十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七

鄱陽馬端臨

貴與著

經籍考

史譜牒目錄

姓源韻譜一卷

陳氏曰唐張九齡撰依春秋正典柳氏萬姓錄世本圖摺撫諸書纂為此譜分四聲以便尋閱古者賜姓別之黃帝之子得姓者十四人是也後世賜姓合之漢高帝命婁欽項伯為劉氏是也唯其別之也則離析故古者論姓氏推其本同惟其合之也則亂故後世論姓氏識其本異自五胡亂華百宗蕩析夷夏之裔與夫冠冕與

臺之子孫混為一區不可遽知此周齊以來譜牒之學所以貴于世也歟

元和姓纂十一卷

晁氏曰唐林寶撰元和中封閭某於諸家姓氏為太原其人乃言非本郡憲宗令宰相命寶纂諸家姓氏李氏時各依四聲類集每韻之內則以大姓為首

陳氏曰元和中朔方別帥天水閻某者封邑太原以為言上謂宰相李吉甫曰有司之誤不可再也宜使儒生條其源系考其郡望子孫職任並摠緝之每加爵邑則令閱視吉甫以命寶二十旬而成此書絕無善本頃在莆田以數本參

校僅得七八後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正矣

李氏皇室維城錄一卷

陳氏曰屯田郎中李衢沔王長史林贊修止於僖宗蓋昭宗時所錄也

李氏房從譜一卷

陳氏曰唐洛陽主簿李匡文撰時為圖譜官

聖唐偕日譜一卷

陳氏曰前賀州刺史李匡文撰序言前守職圖籍日撰天潢源派譜統務在省略直取相承一葉旁附首分諸房今特從聖唐以來列聖下諸王公主逐帝書出號曰偕日與日齊行之義也

匡文字濟翁又有資暇集見于錄
唐宰相甲族一卷

陳氏曰唐韋述蕭穎士等撰自王方慶而下十
有四家

唐相門甲族諸郡氏譜共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甲族八十六家氏譜自京兆
八姓而下凡三百五十姓

唐杜氏家譜一卷

陳氏曰唐太子賓客杜信撰

唐鮮于氏卓絕譜一卷

晁氏曰唐喬琳撰藝文志有其目

天下郡望氏族譜一卷

陳氏曰唐李林甫等天寶八年所纂并附五音
于後

姓苑二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古有何承天姓苑今此以李
為卷首當是唐人所為

姓解三卷

陳氏曰鴈門邵思撰以偏旁字類為一百七十
門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景祐二年序

千姓編一卷

陳氏曰不著名氏末云嘉祐八年采真子記以
姓苑姓源等書撮取千姓以四字為句每字為
一姓題曰千姓編三字亦三姓也逐句文義亦

頗相屬殆千字文之比云
陳郡袁氏譜一卷

陳氏曰袁陟世弼錄
陶氏譜一卷

陳氏曰懷州教授陶直夫錄侃之後也
帝王系譜一卷

陳氏曰武夷吳達公路撰政和壬辰也自漢迄
周顯德每代略具數語其論曹操迫脅君后無
復臣禮逆節已顯會其病死故纂竊之惡漏在
身後昔人謂其不敢危漢者亦不覈其情耳此
論與愚意脗合

羣史姓纂韻譜六卷

陳氏曰永福黃邦先宋顯撰凡史傳所有姓氏
皆有韻聚而著其所出建炎元年其兄邦俊宋
英為之序

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

陳氏曰校書郎史館校勘臨川鄧名世元亞撰
其子椿年緒成之

皇朝百族譜四卷

陳氏曰長沙丁維臯撰周益公為之序時紹興
末也僅得百二十有三家其闕遺尚多未有能
續裒集者

周平園序曰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
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

系之學蓋嘗盛矣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朝
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昏姻然行之一
時其弊有不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故進
新門則退舊望右膏梁則左寒酸進而右者以
為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為辱辱則
怒怒則必怨以侈臨怨則生乎其時者悉力以
逞憾出乎其後者貪名以自欺此正倫所以鑿
杜固義府所以陷不辜而無知如崇韜者所以
流涕於尚父之墓而不耻也長沙丁公維臯宿
學者儒慨然以譜牒為任未有聞而不求求而
不得得而不錄也日哀月聚殆且百家而又推
其源流條其派別自微以至著由遠以及近疏

成窮達可指諸掌如嘗從其父兄而友其子弟
也如與之同鄉黨而接姻婭也不亦博而知要
也哉維臯不鄙謂予使序其首予曰書不待序
也然維臯之意不可以不明蓋世臣巨室則必
書讀者可以知先烈之有貽而思保其閥閱也
方興未艾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將相之無種而
思大其門閭也至於四姓小侯重茵疊衮則知
無兩漢敗亡之禍勲臣勞舊傳龜襲紫則知無
三世道家之忌上以彰國朝人物之盛下以為
子孫昭穆之辨向所謂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
好惡者不在茲乎他日其得益多其編益詳上
之太史傳之薦紳子亦將乞其副而寓目焉對

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或可勉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姓氏之書大抵多謬誤如唐
貞觀氏族志今已忘其本元和姓纂誕妄最多
國朝所修姓源韻譜又為可笑姑以洪氏一項
考之云五代時有洪昌洪杲皆為參知政事予
按此二人乃五代南漢僭主劉龔之子及晟嗣
位用為知政事其兄弟本連弘字以本朝國諱
故五代史追改之元非姓洪氏也此與洪慶善
序丹陽弘氏云有弘憲者元和四年嘗跋輞川
圖不知弘憲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誤正同
闕里世系一卷
晁氏曰皇朝孔宗翰修孔子家譜也唐藝文志

有孔子系葉傳今亡其家所藏譜雖曰古本止
叙承襲者一人故多踈略宗翰元豐末知洪州
刊于牘紹興中端朝者續之止於四十九代洪
興祖又以史記并孔光孔僖傳及太子賢注與
宰相世系諸家校正且作年譜列于卷首
史氏譜一卷

陳氏曰奉直大夫米憲錄蓋國初勲臣米信之
後信五世為芾元章又三世為憲

右譜牒

唐藝文志四卷

陳氏曰新唐書中錄出別行監中有印本
吳氏西齋書目一卷

晁氏曰唐吳兢錄其家藏書凡一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卷兢自撰書附于正史之末又有續抄書列于後

文選著作人名三卷

晁氏曰唐常寶鼎撰纂文選所集文章著作人姓氏爵里行事及其著作之意

十三代史目三卷

晁氏曰唐殷仲茂撰輯史記兩漢三國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周隋史籍篇次名氏國朝杜鎬以唐五代書目續之

崇文摠目六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王堯臣等撰書刊正訛謬條次之

凡四十六類計三萬六百六十九卷康定三年景祐中詔張觀李若谷宋庠取昭文史館集賢秘閣書成堯臣及提舉官聶冠卿郭稹加階邑編修官呂公綽王洙刁約歐陽脩楊儀陳經各進秩有差國史謂書錄自劉向至母災所著皆不存由是古書難考故此書多所謬誤

陳氏曰時撰定諸儒皆有論議歐公文集頗見數條今此惟六十六卷之目耳題云紹興改定夾漈鄭氏曰崇文摠目衆手為之其間有兩類極有條理古人不及後來無以復加也道書一類有九節九節相屬而無雜揉又雜史一類雖不標別然分上下二卷即為二家不勝冗濫及

觀崇文九節正所謂大熱而濯以清風也雜史一家隋唐二志皆不成條理今觀崇文之作賢於二志遠矣此二類往往是一手所編惜乎當時不盡以其書屬之也

又曰崇文摠目出新意每書之下必著說焉擬標類自見何用更為之說且為之說也已自繁矣何用一一說焉至於無說者或後書與前書不殊者則強為之說使人意怠且大平廣記者乃大平御覽別出廣記一書專記異事柰何崇文之目所說不及此意但以謂博采羣書以類分門凡是類書皆可博採羣書以類分門不知御覽之與廣記又何異崇文所釋大槩如此舉

此一條可見其他

大宋史館書目一卷

晁氏曰皇朝史館書摠計一萬五千一百四十二卷

邯鄲圖書志十卷

晁氏曰皇朝李淑獻臣撰淑若谷之子也載其家所藏圖書五十七類經史子集通計一千八百三十六部二萬三千一百八十六卷其外又有藝術志道書志書志畫志通為八目

陳氏曰號圖書十志皇祐己丑自作序以示子

孫曰朋圭芻者其子壽朋復圭德芻也

成都刻石總目三帙

晁氏曰皇朝劉涇撰元祐中蔡京帥成都以意授涇纂府縣碑板幢柱自東漢初平迄偽蜀廣政凡二百六十八

田氏書目六卷

晁氏曰皇朝田鎬撰田偉居荆南家藏書三萬卷鎬偉之子也因成此目元祐中表默為之序羣書備檢十卷

晁氏曰未詳撰人輯易書詩左氏公羊穀梁二禮論語孟子荀子楊子文中子史記兩漢晉宋齊梁陳後周北齊隋新舊唐五代史書以備檢閱

秘書省四庫闕書目一卷

陳氏曰亦紹興政定其闕者注闕字於逐書之下

集古錄跋尾十卷

陳氏曰歐陽脩撰編述之意序文詳之世所共知不復著

集古目錄二十卷

陳氏曰公子禮部郎官裴叔弼撰公既為跋尾二百九十六篇命裴撮其大要別為目錄裴之序云爾今改集中凡三百五十餘跋

歐公親書集古錄跋六卷

廬陵所刻凡二百五十篇視集中闕七之二太宗御製御書目一卷

陳氏曰玉宸殿所藏兼有真宗御製序十四篇
又本稍多而無序文

真宗御製碑頌石本目錄一卷

陳氏曰凡九十名件乾興所刊板

龍圖閣瑞物寶目六閣書籍圖畫目共一卷

王宸
殿書

附數

陳氏曰已上平江虎丘寺御書閣有元頒降印
本傳寫得之

京兆金石錄六卷

陳氏曰北平田槩纂元豐五年王欽臣為序自
為後序皆記京兆府縣古碑所在覽之使人慨
然

金石錄三十卷

陳氏曰東武趙明誠德甫撰其所藏二千卷蓋
倣歐陽集古而數則倍之本朝諸家蓄古器物
欸識其考訂詳洽如劉原父呂與叔黃長睿多
矣大抵好附會古入名字如丁字即以為祖丁
舉字即以為伍舉方鼎即以為子產仲吉匜即
以為偃姑之類遂古以來人之生世夥矣而僅
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僅
存於今世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
實焉余嘗竊笑之惟其傳會之過併與其詳洽
者皆不足取信矣惟此書跋尾獨不然好古之
通人也明誠宰相挺之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

氏為作後序頗可觀

廣川藏書志二十六卷 書跋十卷 畫跋五卷

陳氏曰徽猷閣待制東平董道彥遠撰以其家藏書考其本末而為之論說及於諸子而止蓋其本意專為經設也

寶墨待訪錄二卷

陳氏曰禮部侍郎襄陽米芾元章撰記承平時故家所藏晉唐遺迹

羣書會記三十六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略世間所有之書非必其家皆有之也

夾漈書目一卷 圖書志一卷

陳氏曰鄭樵記其平生所自著之書志者蓋述其著作之意也

集古系時錄十卷 系地錄十一卷

陳氏曰鄭樵撰大抵因集古之舊詳考其時與地而系之二書相為表裏

秦氏書目一卷

陳氏曰濡須秦氏元祐二年有為金部員外郎者聞于朝請以宅舍及文籍不許子孫分割

藏六堂書目一卷

陳氏曰莆田李氏云唐江王之後有家藏告命其藏書自承平時今浸以散逸矣

吳氏書目一卷

陳氏曰奉議郎漳浦吳與可權家藏閩中不經
兵火故家文籍多完具然地濕苦蠹損

晁氏讀書志二十卷

陳氏曰昭德晁公武子止撰其序言得南陽公
書五十篋合其家舊藏得二萬四千五百卷其
守滎州日夕讎校每終篇輒論其大指時紹興
二十一年也其所發明有足觀者南陽公未知
何人或云开度憲孟也未詳

遂初堂書目一卷

陳氏曰錫山尤氏尚書袁延之淳熙名臣藏書
至多法書尤富嘗燼於火今其存亡幾矣
誠齋序略曰延之於書靡不觀觀書靡不記每

公退則閉戶謝客曰計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
及諸女亦抄書一日謂予曰吾所抄書今若干
卷將彙而目之飢讀之以當肉寒讀之以當裘
孤寂而讀之以當友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
琴瑟也乃屬予序其書目余記序之將借而傳
焉

中興館閣書目三十卷

陳氏曰秘書監臨海陳騤叔進等撰淳熙五年
上之中興以來庶事草創罔羅遺逸中秘所藏
視前世獨無歎焉殆且過之大凡著錄四萬四
千四百八十六卷蓋亦盛矣其間考究疏謬亦
不免

館閣續書目三十卷

陳氏曰秘書丞吳郡張攀從龍等撰嘉定十三年上以淳熙後所得書纂續前錄草率尤甚凡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

鄭氏書目七卷

陳氏曰莆田鄭寅子敬以所藏書為七錄曰經曰史曰子曰藝曰方伎曰文曰類寅知樞密院僑之子博聞強記多識典故端平初召為都司執法守正出為漳州以沒

寶刻叢編二十卷

陳氏曰臨安書肆陳思者以諸家集古書錄用九域志京府州縣繫其名物而昔人辨正審定

之語具著其下其不詳所在附卷末

右目錄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七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子儒家

儒家

漢藝文志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
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心於六經之中留意於
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
其言於道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業已試之效者也
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
本苟以譁眾取寵後進修之是以五經乖析儒

學浸衰此辟儒之患

辟讀曰僻

隋經籍志曰儒者所以助人君明教化者也聖人之教非家至而戶說故有儒者宣而明之其大抵本於仁義及五常之道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由此則周官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人其四曰儒是也其後陵夷衰亂儒道廢缺仲尼祖述前代修正六經三千之徒並受其義至于戰國孟軻子思荀卿之流宗而師之各有著述發明其指所謂中庸之教百王不易者也俗儒為之不顧其本苟欲譁衆多設問難便諛巧說亂其大體致令學者難曉故曰博而寡要

漢志五十三卷八百三十六篇

入揚雄一家三十八家

隋志六十二部五百三十卷

通計亡書合六十七部六百九卷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二部七百九十一卷

陸善經以下不

著錄三十九家三十一卷

宋三朝志五十一部三百七十一卷

宋兩朝志二十部一百四十三卷

宋四朝志二十四部一百九十七卷

宋中興志九十六家一百一十八部八百五十七卷

曾子二卷

晁氏曰曾子者魯曾參也舊稱曾參所撰其大孝篇中乃有樂正子春事當是其門人所纂爾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

唐志曾子二卷今此書亦二卷凡十篇蓋唐本也視漢亡八篇視隋亡目一篇考其書也已見於大戴禮世人久不讀之文字謬誤為甚乃以大戴禮參校之其所是正者至于千有餘字云高氏子略曰曾子曾參與其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之徒講論孝行之道天地事物之原凡十篇自脩身至於天圓已見於大戴禮篇為四十九為五十八它又雜見於小戴禮略無少異是固後人掇拾以為之者歟劉中壘父子奏漢七略已不能致辨於斯况他人乎然董仲舒對策已引其書有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書固在董氏之先乎

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且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則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質者吾日三省吾身何其辭費耶

周氏涉筆曰曾子一書議道褊迫又過於荀卿蓋戰國時為其學者所論也孔子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正指聖境妙處此書遽謂七十而未壞雖有後過亦可以免七十而壞與否已不置論而何以為過何以為免聖門家法無此語也

陳氏曰凡十篇具大戴禮後人從其中錄出別行慈湖揚簡注

子思子七卷

晁氏曰魯孔伋子思撰載孟軻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温公采之著於通鑑夫利者有二有一己之私利有衆人之公利子思所取公利也其所引援易之言是也孟子所鄙私利也亦易所謂小人不見利不勸之利也言雖相反而意則同不當以優劣論也揚倞注荀子二十卷

晁氏曰趙荀况撰漢劉向校定除其重複著三十二篇為十二卷題曰新書稱卿趙人名况當齊宣王威王之時聚天下賢士稷下是時荀卿最為秀才年十五始來遊學至齊襄王時荀卿最為老師後適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已而歸趙按威王死其子嗣立是為宣王楚考烈王初黃歇始相年表自齊宣王元年至楚考烈王元年凡八十一年則荀卿去楚時僅百歲矣揚倞唐人始為之注且更新書為荀子易其篇第析為二十卷其書以性為惡以禮為偽非諫諍傲灾祥尚強霸之道論學術則以子思孟軻為飾邪說文姦言與墨翟惠施同詆焉論人物則以

平原信陵為輔拂與伊尹比干同稱焉其指往
往不能醇粹故後儒多疵之云

昌黎韓氏曰荀氏書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
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
詩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故
詩春秋無疵余故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
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楊
大醇而小疵

東坡蘇氏曰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
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
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
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

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其言愚人之所
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
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
人如此其衆也行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
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
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
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
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
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
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
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
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

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
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
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父報仇其子必且
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
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
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有無及者則
尚安以求異為哉
程氏曰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
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駁矣且性惡
一句大本已失
朱子語錄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
看看來荀卿亦是剛明底人只是粗

陳氏曰漢志作孫卿子者避宣帝諱也至揚倌
始復改為荀分為二十卷而注釋之淳熙中錢
佃耕道用元豐監本參校江西漕司其同異著
之篇末凡二百二十六條視它本最為完善
董子一卷

晁氏曰周董無心撰皇朝吳秘注無心在戰國
時著書闢墨子

賈誼新書十卷

崇文總目漢賈誼傳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
五十八篇隋唐皆九卷今別本或為十卷

晁氏曰誼著事勢連語雜事凡五十八篇考之
漢書誼之著書未嘗散軼然與班固所載時時

不同固紀云掇其切於世者容有潤益刊削無
足怪也獨其說經多異義而詩尤甚以騶虞為
天子之囿官以靈臺為神靈之靈與毛氏殊不
同學者不可不知也
高氏子略曰皮日休讀賈誼新書嘆其心切其
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傷而雅惟蘇公軾以為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
佐而不能自用其才觀其過湘作賦以弔屈原
紆鬱憤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
于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矣夫謀之一不見用
安知終不復用嗚呼此東坡以志量才識論誼
者非誼所及也

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牒書中所載餘亦
難得粹者看得來只是賈誼一雜記藁耳中間
事事有些箇問新書曰此賈誼平日記錄藁
草也其中細碎俱有治安策中所言多在焉
陳氏曰漢志五十八篇今書首載過秦書末為
吊湘賦餘皆錄漢書語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
一卷中其非漢書所有書輒淺駁不足觀決非
誼本書也

揚子法言十三卷

晁氏曰漢揚雄撰晉祠部郎中李軌注雄好古
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駁不與聖人同是非頗
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誤此

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為序贊以發其大意然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斬斬然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又往往違其本指正古人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貍者也程子曰揚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則曰人之性善惡混蓋雄規矩窄狹道即性也言性已錯更何所得陳氏曰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班固叙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李軌注本歷景祐嘉祐治平三降詔更監學館閣兩制校定然後板行與建寧四注本不同

温公集注法言十三卷

晁氏曰温公集晉李軌唐柳宗元國朝宋咸吳秘注公自言少好此書歷年已多今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名集注李祠部注本及音義最為精詳宋吳亦擬李本而文多異同今參以漢書取其通者以為定本先審其音乃解其義云

太玄經十卷

晁氏曰漢揚雄子雲撰雄作此書當時已謂其艱深其後字讀多異予嘗以諸家本參校不同者疏於其上且發策以問諸生云揚雄準易作太玄經其自序稱玄盛矣而諸儒或以為猶吳楚僭王當誅絕之罪或以為度越老子之書大抵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真皆未可信然

譬夫聽訟曾未究其意烏能決其曲直哉今欲
論玄之得失必先窺其奧然後可得而議也天
元雖準易然托始高辛太初二曆而為之故玄
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為一首九贊通七百二
十九贊有奇分主晝夜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
之度首準一卦始於中準中孚而終於養準頤
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與夫二十八宿錯居其間
先後之序蓋不可得而少差也夫易卦之直日
起於漢儒之學舍四正卦取六十卦之爻三百
六十各直一日此玄之所準者也然易之卦直
日其亦如玄之首有序乎抑無也若亦有之則
雄之為玄不亦善乎不然則玄之序亦贅矣自

復始而為乾坤十有二卦皆以陰陽之消長分
居十二月謂之辟卦固有序矣其餘一月而四
卦之序云何耳如中孚頤何以為一日之卦也
曰公卿大夫侯者何謂也其所謂屯正於丑間
時而左行蒙正於寅間時而右行者其旨可得
而聞歟又一陽一陰者玄相錯之法也然養為
陽而中不為陰水火木金土者玄相傳之法也
然郊為金而羨不為土其自相戾類如此豈得
無說哉

朱子語錄曰楊子為人思沉會去思索如陰陽
消長之妙它直是去推求然太玄亦拙底工夫
蓋天地間只有一箇奇偶奇陽耦陰春少陽夏

太陽秋少陰冬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地推去都走不得楊子却添作三事事要作三截又且有氣無朔有日星無歲月恐不是道理其學本似老氏如清靜淵默等語皆是老氏意思

陳氏曰按漢志揚雄所叙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本傳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有首衝錯測摘瑩數文捩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剥玄體蓋與本經三卷共為十四今志云十九未詳初宋陸二家各依舊本解釋范望折中長短或加新意既成此註乃以玄首一篇加經贊之上玄測一篇附贊之下為九

篇列為四卷首測二序載之第一卷之首蓋猶王弼離合古易之類也卷首有陸續述玄一篇水心葉氏曰太玄雖名幽深然既枝葉扶疎獨說十餘萬言侯芭又受其辭則是雄所以作之意固嘗曉然號於人使皆可識不為甚難明也至宋衷陸續范望乃皆創立註釋若昔未嘗聞知者如首名以節氣起止贊義以五行勝剋最為此書要會不知自雄及芭親相傳授已如此耶或舊語果零落而衷績等方以意自為參測也以位當卦以卦當日出於漢人若夫節候畧刻推其五行所寄而吉凶禍福生之至玄而益詳蓋農工小人所教以避就趨舍者雄為孔氏

之學其書將經緯大道柰何俛首効之且未有
求其小而能得其大者也惜乎其未講矣

范氏註太玄經解十卷

晁氏曰吳范望叔明註其序云子雲著玄桓譚
以為絕倫張衡以擬五經自侯芭受業之後希
有傳者建安中宋衷陸績解釋之文字繁隈今
以陸為本錄宋所長訓理其義為十卷耳以首
分居本經之上以測散處贊辭之下其前又有
陸績序以子雲為聖人云

說玄一卷

晁氏曰唐王涯廣津撰涯始以貞元丙子終於
元和己丑二十六年間註太玄為六卷今不之

見獨此書行於世凡五篇明宗一立例二揲法

三占法四辨首五

巽岩李氏曰自晉范望而後為玄學者無聞而
涯獨能名家諸儒共宗之涯別有經註六卷行
於世此特其大略耳揲法所稱并芳之後便都
數之不中分蓋誤也若爾則終不成七八之數
當云又中分其餘而三數之但不復掛一然本
多如此今姑仍其舊使觀者自擇焉

宋惟幹太玄解十卷

晁氏曰皇朝宋惟幹註惟幹嘗得太玄古本于
昭應咸平中知滑臺取宋衷陸績范望三家訓
解別為之註仍作太玄宗旨兩篇附于後其學

蓋師濟東田告司馬溫公所謂小宗者也
徐庸註太玄經解十卷

晁氏曰皇朝徐庸註庸慶曆間人也以范望解指義不的因王涯林氏諸解重為之註取王涯說玄附於後自為玄頤通名之為太玄性總其自序云爾又多改其文字如以杌為仡以婉為婉以壯凡為札乃以學為孿以稚為推之類其所謂林氏者瑀也賈文元嘗闢瑀之姦妄于朝章氏太玄經註十四卷疏三十卷

晁氏曰皇朝章詒撰嘉祐中成都帥蔣崇獻其書于朝詔書褒寵賜號冲退處士實錄詒字隱之雙流入通經術善屬文性恬淡屏居林泉以

養生治氣為事

巽岩李氏曰其說以范望為宗望所否者輒改正之大抵玄之吉凶專在晝夜而子雲之辭或竒與難曉諸家往往迷誤指凶為吉違背經義詒獨以晝夜訂其辭於吉凶無所差比諸家誠最優焉詒成都人字隱之博通五經尤長於易與太玄王素趙抃守蜀皆賓禮之賜冲退素所請也詒將死其鄉人夢詒以小童自隨投謁告別曰此間囂塵非修行地吾歸閬苑矣詒蓋明術數得道者云

陳漸演玄十卷

晁氏曰皇朝陳漸撰漸堯佐之族子也國史有

傳凡十四篇漸謂史以揚雄非聖人而作經猶
吳楚僭王按子雲法言解嘲止云太玄然則經
非其自稱弟子侯芭之徒尊之耳

太玄淵旨一卷

晁氏曰右皇朝張揆撰

太玄經疏十八卷

晁氏曰皇朝郭元亨撰元亨謂雄之作玄傳之
侯芭後獨有張衡桓譚張華見而稱嘆吳郡鄒
伯岐求本不能得宋衷為訓陸績為解范叔明
王涯亦注之皆未明白元亨在蜀自淳化末迄
于祥符八年僅三十年撰成今疏又云太玄潤
色於君平未知何所據而言然

巽岩李氏曰其疏專主范望雖講解極詳然於
望本注無所增益也元亨自謂得歸于蜀而不
著其師之名氏蜀人蓋多玄學疑嚴揚所傳固
自不絕但潛伏退避非遇其人則鮮有顯者耳
元亨之本末亦未詳

太玄發隱三篇

巽岩李氏曰章啓撰啓有太玄講疏四十九卷
其說甚備發隱之作蓋在講疏以前其大略可
覓矣下篇所稱王莽旦筮遇于之一五七乃宋
衷陸績舊註本寓言也而啓謂宋陸皆居漢世
去揚雄未遠必得之傳聞故因用之要恐非實
耳然亦不害學者觀其意焉可也

溫公集註太玄經十卷

晁氏曰司馬光君實集漢宋衷解詁吳陸續釋文晉范望解贊唐王涯註經及首測宋惟幹通註陳漸演玄吳秘章義七家為此書自慶曆至元豐凡三十年始成其直云宋者衷也小宋者惟幹也惟幹漸秘皆國朝人溫公說玄曰班固稱諸儒或譏揚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余亦私怪雄不贊易而別為玄易之道其於天人之蘊備矣而雄豈有以加之更乃為一書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雄宜為玄也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為玄者賢人之書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

山者必踐於塊埤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玄以漸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求之積年始得觀之初則溟滓漫漶略不可入乃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稍得窺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雲真大儒者邪孔子沒後知聖人之道者非子雲而誰孟荀殆不足擬况其餘乎觀玄之書明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為一究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無為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篋不易此矣考之於渾元之初而玄

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
季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
以鬼神之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
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為得己之
心矣乃知玄者以贊易也非別為書以與易角
逐也何歆固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

陳氏曰集取宋衷以下七家之說而斷之以已
意

太玄釋文一卷

陳氏曰相傳自侯芭虞翻宋衷陸績互相增損
非後人所作也吳秘嘗作音義豈即此耶
玄解四卷玄歷一卷

陳氏曰右丞襄陵許翰崧老撰所解十一篇通
温公註為十卷倣韓康伯註繫辭合王弼為全
書之例也大抵玄首如彖贊如爻測如象文如
文言攤瑩捩告如繫辭數如說卦衝如序卦錯
如雜卦之類其於易也規規然擬之勤矣太玄
歷者亦翰所傳云温公手錄不著何人作

易玄星紀圖一卷

晁氏曰從公詹事公撰以温公玄歷及邵康節
太玄準易圖合而譜之以見揚雄以首準卦非
出私意蓋有星候為之機括且辨正古今諸儒
之失如羨不當準臨夷不當準大壯之類凡此
難與諸家口舌爭觀譜則彼自屈矣此譜玄所

以作也

文獻通考卷二百八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子儒家

新序十卷

崇文摠目漢劉向撰成帝時典校秘書因採載戰國秦漢間事為三十卷上之其二十卷今亡晁氏曰當成帝時與校書因採傳記行事百家之言刪取正辭美義可勸戒者為新序說苑共五十篇新序陽朔元年上世傳本多亡闕皇朝會輦子固在館中日校正其訛舛而綴緝其放逸久之新序始復全自秦之後綴文之士有補

於世者稱向與揚雄為最雄之言莫不步趨孔孟向之言不皆槩諸聖故議者多謂雄優於向考其行事則反是何哉今觀其書蓋向雖雜博而自得者多雄雖精深而自得者少故也然則向之書可遵而行殆過於雄矣學者其可易之哉

南豐曾氏序略曰劉向所集次新書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向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竒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

名家者誕慢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所以攻其失者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高氏子略曰向以區區宗臣老於文學窮經之苦崛起諸儒先秦古書甫脫燼劫一入向筆采擷不遺至其正紀綱迪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

為漢規鑒者盡在此書號說苑新序之旨也
說苑二十卷

崇文摠目漢劉向撰向成帝時典秘書採傳記
百家之言掇其正辭美義可為勸戒者以類相
從為說苑二十篇今存者五卷餘皆亡

晁氏曰劉向撰以君道臣術建本立節貴德復
思政理尊賢正諫法誠善說奉使權謀至公指
式談叢雜言辨物修文為目陽嘉四年上之闕
第二十卷曾子固校書自謂得十五篇於士大
夫家與崇文舊書五篇合為二十篇又叙之然
正是折十九卷作修文上下篇耳

南豐曾氏序略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

迹以為此書奏之故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
不當於理故不得而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
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向之學
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意其枉已
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
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持其志能
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讀
其書知攷而擇之可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
其操與患失之者異矣

陳氏曰序言臣向所校中書說苑雜事除去與
新序復重者其餘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

家後令以類相從更以造新事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號曰說苑按漢志劉向所序六十七篇謂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頌圖也今本南豐曾鞏序言崇文摠目存者五篇從士大夫得十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未知即當時篇章否新苑之名亦不同

續說苑十卷

崇文總目唐劉貺撰以劉向著說苑二十篇時漢史未行故漢事頗缺貺因采其所遺亡凡十篇云

鹽鐵論十卷

晁氏曰漢桓寬撰按班固曰所謂鹽鐵議者起

始元中徵文學賢良問以治亂皆對願罷郡國鹽鐵酒榷均輸務抑末毋與天下爭利然後教化可興御史大夫弘羊以為此乃所以安邊境制四夷國家大業不可廢也當時相詰難頗有其議文至宣帝時汝南桓寬次公治公羊春秋舉為郎至廬江太守丞博通善屬文推衍鹽鐵之議增廣條目極有論難著數萬言亦欲以究治亂成一家之法焉凡十六篇

高氏子略曰漢志近古莫古乎議國有大事詔公卿列侯二千石博士議郎雜議是以廟議匈奴議捐朱厓而石渠論經亦有議皆所詢謀僉同者也班氏一贊專美乎此然觀一時論議其

所問對非不伸異見騁異辭亦無有犖然大過
入者

陳氏曰本始元年召問文學賢良對願罷鹽鐵
權酤均輸與御史大夫弘羊相詰難於是罷權
酤而鹽鐵卒不變故昭紀贊曰議鹽鐵而罷權
酤也及宣帝時寬推行增廣著數萬言凡十六
篇其末曰雜論班書取以為論贊其言桑大夫
擬當世合時變上權利之略雖非正法鉅儒宿
學不能自解博物通達之士也嗚呼世之小人
何嘗無才以熙寧日錄言之王安石之辨雖曰
儒者其實桑大夫之流也霍光號知時務與民
更始而鹽鐵之議乃俾先朝首事之臣與諸儒

論議反復不厭或是或非一切付之公論而或
行或否未嘗容心焉以不學無術之人而暗合
乎孟莊子父臣父政之義曾謂元祐諸賢而慮
不及此乎

潛夫論十卷

晁氏曰後漢王符節信撰在安和之世耿介不
同於俗遂不得進隱居著書三十六篇以譏當
時失得不欲彰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范曄取其
貴忠浮偽真實愛日述赦等五篇以為足以觀
見當時風政頗潤益其文後韓愈亦贊其述赦
旨意甚明云

申鑒五卷

陳氏曰漢黃門侍郎潁川荀悅仲豫撰獻帝頗好文學政在曹氏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此書五篇奏之其曰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墮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此古今名言也

中論二篇

晁氏曰後漢徐幹偉長撰幹鄴下七子之一也會子固嘗序其書略曰始見館閣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闕此篇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是知館閣本非全書也幹篤行體道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

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秦滅學之後百氏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自得於治心養性之方去就語默之際况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論六藝其所得於內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可不謂賢乎今此本亦止二十篇中分為上下兩卷按崇文總目七卷不知何人合之李獻民云別本有復三年制役二篇乃知子固時尚未亡特不見之爾

陳氏曰唐志六卷今本二十篇有序而無名氏蓋同時人所作

孔叢子七卷

晁氏曰楚孔鮒撰鮒字子魚孔子八世孫也仕
陳勝為博士以言不見用託目疾而退論集其
先仲尼子思子上子高子順之言及已之行事
名之曰孔叢子凡二十一篇叢之為言聚也邯
鄲書目云一名盤孟取事雜也至漢孔叢又以
其所著賦與書謂之連叢附於卷末十一篇嘉
祐中宋咸為之注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
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書二十六篇其注
謂孔甲黃帝史或曰夏帝疑皆非今此書一名
盤孟獨治篇又云鮒或稱孔甲連叢又出孔臧
意者孔叢子即漢志孔甲盤孟書而亡六篇連
叢即漢志孔臧書而其子孫或續之也

陳氏曰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行之書也
小爾雅一篇亦出於此中興書目稱漢孔鮒撰
一名盤孟按孔光傳孔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
子為陳涉博士死陳下則固不得為漢人而其
書記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
而下數世迄于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
以鮒撰按儒林傳所載為博士者又曰孔甲顏
注曰將名鮒而字甲也今考此書稱子魚名鮒
陳人或謂之子鮒或稱孔甲然則顏監未嘗見
此書耶藝文志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本注謂
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似皆非也其書蓋田蚡
所學者其與孔鮒初不相涉也中興書目乃曰

一名盤孟不知何擬豈以漢所謂孔甲即陳王
博士之孔甲耶高氏子略曰漢藝文志無孔叢
子而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出于雜家而又益以
連叢其獨治篇稱孔鮒一名甲世因曰孔叢子
盤孟者其事雜也漢書注又以孔甲為黃帝之
史或夏帝時人篇第又不同若非今孔叢子也
記問篇載子思與孔子問答如此則孔子時子
思其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序及孔子世家皆
言子思年止六十二孟子以子思在魯穆公時
固常師之是為的然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
年後十六年哀公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
立二十一年穆公既立距孔子之沒七十年矣

當是時子思猶未生則問答之事安得有之耶
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何其無所擬若此
朱子語錄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
孔叢子不知是否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
其文氣軟弱全不似西漢文字兼西漢初若有
此等話何故略不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
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家訓七卷

晁氏曰北齊顏之推撰之推本梁人所著凡二
十篇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時俗之謬以訓子

孫子十卷

陳氏曰古今家訓以此為祖然其書頗崇尚釋

文中子十卷

晁氏曰右隋王通之門人共集其師之語為是書通行事於史無考獨隋唐通錄稱其有穢行為史臣所削今觀中說其迹往往僭聖人模擬竄竊有深可怪笑者獨貞觀時諸將相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皆其門人予嘗以此為疑及見李德林閑朗薛道衡事然後知其皆妄也通生於開皇四年而德林卒以十一年通適八歲固未有門人通仁壽四年嘗一到長安時德林卒已九載矣其書乃有子在長安德林請見歸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襟關朗在太和中見魏

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年甲辰蓋一百七
年矣而其書有問禮於關子明隋書薛道衡傳
稱道衡仁壽中出為襄州總管至煬帝即位召
還本紀仁壽二年九月襄州總管周搖卒道衡
之出當在此年矣通仁壽四年始到長安是年
高祖崩蓋仁壽末也又隋書稱道衡子收初生
即出繼族父儒養於儒宅至於長成不識本生
其書有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語子收曰汝往
事之用此三事推焉則以房杜輩為門人抑又
可知矣

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
為人傳會不可謂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

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王氏揮麈錄曰文中子隋末大儒歐陽文忠公
宋景文修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
其書阮逸偽作未必有其人然唐李習之嘗有
讀文中子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誌序載其家
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書所言合矣何
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見于文粹
龍川陳氏類次文中子引曰講道河汾門人咸
有記焉其高弟若董常程元仇璋蓋常參取之
矣薛收姚義始綴而名之曰中說凡一百餘紙
無篇目卷第藏王氏家文中子亞弟凝晚始以
授福郊福時遂次為十篇各舉其端二字以冠

篇首又為之序篇焉惟阮逸所著本有之至龔
鼎臣得唐本於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
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逸異然則分篇
叙篇未必皆福郊福時之舊也昔者孔氏之遺
言蓋集而為論語其一多論學其二多論政其
三多論禮樂自記載之書未嘗不以類相從也
此書類次無條目故讀者多厭倦余以暇日參
取阮氏龔氏本正其本文以類相從次為十六
篇其無條目可尋與凡可略者往往不錄以爲
王氏正書蓋文中子沒於隋大業十三年五月
是歲十一月唐公入關其後攀龍附鳳以翼成
三百載之基業者大略嘗往來河汾矣雖受經

未必盡如所傳而講論不可謂無也然智不足
以盡知其道而師友之義未成故朝論有所不
及不然諸公豈遂忘其師者哉及陸龜蒙司空
圖皮日休諸人始知好其書至本朝阮氏龔氏
遂各以其所得本為之訓義考其始末皆不足
以知之也

又曰以中說方論語以董常比顏子與門人言
而名朝之執政者與老儒老将言而斥之無婉
辭此讀中說者之所同病也今按阮氏本則曰
嚴子陵釣於湍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子不
貴得位龔氏本則曰嚴子陵釣於湍石民到于
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死之日民無得而稱

焉故模倣論語者門人弟子之過也龔氏本曰
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氏
本則因董常而言終之曰吾與爾有矣故比方
顏子之迹往往多過內史薛公使遺書於子子
再拜而受之推此心以往其肯退而名揚素諸
公哉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子離席
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謂其斥劉炫賀若
弼而不婉者過矣至於以佛為聖人以無至無
迹為道以五典潛五禮錯為至治此皆撰集中
說者抄入之將以張大其師而不知反以為累
然仲淹之學如日星炳然豈累不累之足云乎
姑以明于類次之意如此

又曰魏證杜淹之於文中子蓋嘗有師友之義矣如房杜直往來耳故嘗事文中子於河汾者一切抄之曰門人弟子其家子弟見諸公之盛也又從而實之夫文中子之道豈待諸公而後重哉可謂不知其師其父者也

朱子曰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以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見隋

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以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則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

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切取而近似者依倣
三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
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仲說而
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
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皇之制是豈有
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
彛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勳之禮樂又孰
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
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
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
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
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不知兩漢之

不足為三王而獨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
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紹百王
矣而不知其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
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
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
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
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
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
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
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
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
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言以自見耳非如仲

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
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苟揚仲淹
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
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
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
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
惜之而有所不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
之遺意也可勝嘆哉

朱子語錄問董子文中子如何曰仲舒本領純
正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行於天下國家事業恐
未必如仲淹仲淹識見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
了但於本領處如古人明德新民止至善處皆

不理會要知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
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文中子有
志於天下亦識得三代制度較之房魏諸公又
有些本領只本原上工夫都不理會若究其議
論本原只自莊老中來

陳氏曰唐志五卷今本第十卷有文中子世家
房魏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王氏家書雜錄
舊傳以此為前後序非也又有龔鼎臣注自甲
至癸為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
頗有所刪取李格非跋云龔自謂明道間得唐
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

帝範一卷

晁氏曰唐太宗撰凡十二篇今存者六篇貞觀末著此書以賜高宗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其末頗以汰侈自咎以戒高宗俾勿效已殊不知閨門之內慙德甚多豈特汰侈而已武后之立實有自來不能身教多言何益悲夫

臣範二卷

晁氏曰唐則天皇后武氏撰範或作軌武氏稱制時嘗詔天下學者習之尋廢本十篇今缺其下五篇

法語二十卷

晁氏曰南唐劉鶚撰甲戌歲擢南唐進士第貫

開寶七年也著書凡八十一篇言治國立身之

道徐鉉為之序

聲隅子歛歛瑣微論十卷

晁氏曰皇朝黃晞撰聲隅子晞自號也其叙略曰聲隅者枿物之名歛歛者蕪歎之聲瑣微者述之之謂故以名其書晞蜀人本朝仁宗時

山東野錄七卷

陳氏曰殿中丞臨淄賈同公疎撰本名罔真宗御筆改之蓋祥符祀汾陰時所放經明行修進士也

續家訓八卷

晁氏曰皇朝董政公撰續顏氏之書

家範十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纂取經史所載聖賢修身齊家之法凡十九門編類訓子孫

後漢劉氏後序曰溫公家範十有二卷其自序首易家人明以大經大訓凡後世上自公卿下至匹夫匹婦一言一行與經訓合者莫不纂集以垂法於將來於是既摠述治家之要又門分而事別之由祖若父若母由子若女若孫由諸父若兄若弟若姑姊妹由夫若妻由舅姑若婦由妾若乳母終焉門有其事事有其法嗚呼可謂備矣公以其所躬行者合之於古人之所躬行以古人之所躬行合之於六經與前哲之所

嘗言其書反復詳重可謂至深至切矣或曰聖人議道自己而制法以入謂其可以通行也公佩服仁義周旋道德蓋左準繩右規矩者也今其為書嚴矣哉其所采錄文有人所甚難者夫行不貴苟難嚮使公裁而歸諸中不亦善乎余曰今夫子事父母下氣怡聲問疾痛癢而敬扶持之抑搔之徐行後長者凡若此類豈有難哉而入猶忽之則夫表出其所甚難固以愧夫人之忽乎其甚易者也且匹夫匹婦未必一知經而或者乃能苦節危行至有殺身以全大義立大倫凜然如嚴霜烈日此又豈有驅而率之者乎觀古人之事愧其所甚難則必能勉

行其所甚易蹈其常履其變充而至之可也

古今家戒

太常少卿長沙孫景修集頴濱序略曰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不盡也嗚呼此父母之心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脩少孤而教於母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意既又集古今家戒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眾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鬪於市莫之能

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發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發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于今父戒四十五母戒若干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潛虛一卷

晁氏曰皇朝司馬光君實撰光擬太玄撰此書以五行為本五五相乘為二十五兩之得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其辭有闕者蓋未成也其手寫藁草一通今在子建姪房

朱子書張氏所列潛虛圖後曰范仲彪炳文家多藏司馬文正公遺墨嘗示予潛虛別本則其

所闕之文甚多問之云温公晚注此書未竟而
薨故所傳止此嘗以手藁屬晁景迂補之而晁
謝不敢也近見泉州所刻乃無一字之闕始復
驚疑然讀至數行乃釋然曰此贗本也

陳氏曰言萬物皆祖於虛玄以準易虛以準玄
潛虛發微論一卷

陳氏曰監察御史張敦實撰凡九篇
信書三卷

巽岩李氏曰文軫撰軫綿州巴西縣人登元豐
二年進士第為朝散大夫以老其書大抵祖周
易而倣太玄略與潛虛相似規模制造雖不免
乎屋下架屋之譏然軫之用心亦勤矣其數本

三統五行三其五而成十五式每式八變十五
其八一百二十斷易有象曰玄有測曰潛虛有
解而此書乃無之疑注所引信曰等語則象測
解之類也十五式一百二十斷皆宜有信曰而
今所見獨勉成地靈憂苦首疾豐和天英六式
之十二斷又終篇不載揲法恐此本未為全書
且其間尚多差誤不可強正姑列于後以待考
第子記一卷

晁氏曰皇朝劉敞原甫撰記其門人荅問之言
楊慥王安石之徒書名王深甫歐永叔之徒書
字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九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十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經籍考

子儒家

周子通書一卷 太極圖說一卷

朱子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放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

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祿利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子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又曰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愨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脩己治人之事未嘗遽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朱子既為太極圖說則錄以寄廣漢張敬夫以書來曰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切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嘗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敝必有不勝言者晁氏曰茂叔師事鶴林寺僧壽涯以其學傳二程遂大顯于世此其所著書也

陳氏曰侍講朱熹集次於南康

正蒙書十卷

晁氏曰皇朝張載子厚撰張舜民嘗乞追贈載于朝云橫渠先生張載著書萬餘言名曰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此書是也初無篇次其後門人蘇昞等區別成十七篇又為前後序又有胡安國所傳篇為一卷末有行狀一卷

藍田呂氏曰先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

息亦未嘗須臾忘也熙寧九年秋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

朱子語錄曰正蒙有差分曉底看○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還是他命辭不出有差還是見得差曰它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差了

西銘集解一卷

陳氏曰張載作訂頑砭愚二銘後更曰東西銘

其西銘即訂頑也大抵發理一分殊之旨有趙師俠者集呂大臨胡安國張九成朱熹四家說為一篇刻之興化軍又有戶部侍郎王夢龍集通書西銘解為三卷

龜山楊氏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支百骸具於一身者體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體而言分已在其中矣

程氏遺書二十五卷附錄一卷外書十三卷

陳氏曰朱熹集錄二程門人李籲端伯而下諸家所聞見問答之語附錄行狀哀詞祭文之屬又篇其年譜朱公所撰述也外書則又二十五篇之所遺者

朱子答張欽夫書曰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洒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咀嚼然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書乍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知其味○又答呂伯恭書曰遺書節本已寫出愚意所刪去者亦須用草紙抄出逐段略注刪去之意方見不草草處若只暗地刪却久遠却惑人記論語者只為

不曾如此留下家語至今作病痛也

河南師說十卷

陳氏曰尚書頴川韓元吉無咎以河南雅言伊川雜說及諸家語錄厘為十卷以尹和靖所編為卷首不如遺書之詳訂也

皇極經世書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邵雍堯夫撰雍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此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即位之二十一年甲辰終於周顯德六年己未編年紀興亡治亂之事以符其學後又有繫述叙篇其子伯溫解

陳氏曰其學出於李之才挺之之才受之穆脩伯長脩受之种放明逸放受之陳搏蓋數學也曰元會運世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帝堯至于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時而驗天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末二卷論所以為書之意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王帝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凡六十二篇其子伯溫為之叙系具載先天後天變卦反對諸圖又為易學辨惑一篇叙傳授本末真偽然世之能明其學者蓋鮮焉

朱子語錄曰康節其初想只是看得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心只管在上面轉久之便透想得一舉眼便成四片其法四之外又有四焉凡物才過到二之半時便煩惱了蓋已漸趨之於衰也謂如見花方蓓蕾則知其將盛既開則知其將衰其理不過如此謂如今日戌時從此推上去至未有天地之始從此推下去至人物消盡之時蓋理在數內數在理內康節是它見得一箇盛衰消長之理故能知之若只說他知得甚事如歐陽叔弼定謚之類此知康節之淺陋者也程先生有一東說先天圖甚有理可試往聽他說看觀其意甚不把當事然自有易以來

只有康節說一箇物事如此齊整如楊子雲太玄便令星補湊得可笑若不補又却欠四分之

一補得來又却多四分之三如潛虛之數用五只似如今算位一般其直一畫則五也下橫一畫則為六橫二畫則為七蓋亦補湊之書也

又曰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倍推將去問伯溫解經世書如何先生曰它也只是說將去那裏面精微曲折也未必曉得當時康節只說與王某不會說與

伯溫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觀物外篇六卷

晁氏曰右邵雍之沒門人記其平生之言合二
卷雖以次筆授不能無小失然足以發明成書
為多故以外篇名之或分為六卷

陳氏曰康節門人太常寺簿張嶠子望記其言
雖十纒一二而足以發明成書

觀物內篇二卷

陳氏曰康節之子右奉直大夫伯溫撰即經世
書之第十一十二卷也張氏曰先生觀物有內
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人所記先
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

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先生詩云若無揚子天
人學安有莊周內外篇以此知外篇亦先生之
文門人蓋編集之耳

又曰皇極經世者康節之易先天之嗣也觀物
篇立言廣大措意精微如繫辭然稽之以理既
無不通參之以數亦無不合

漁樵問對一卷

晁氏曰皇朝邵雍撰設為問答以論陰陽化育
之端性命道德之奧云邵氏言其祖之書也當
考

程氏雜說十卷

晁氏曰皇朝程頤正叔門人雜記其師之言

信聞紀一卷 經學理窟一卷

晁氏曰皇朝張載撰雜記經傳之義辨釋老之失

近思錄十四卷

陳氏曰朱熹呂祖謙取周程氏之書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六百十九條取切問近思之義以教後學

趙氏跋曰朱子呂子相與講明伊洛之學取其言之簡而要者集為是書要使學者知所趣向譬如洛居天下之中行者四面而至苟不惑其塗路則千里雖遠行無不知矣然其間亦有平居師友相問答之際盡意傾吐義已切至而語

不暇擇者學者得其意玩其辭可也不然徒高遠其言詭異其行俾世之人咸共指目曰道學云云者則甚非朱呂所以為書之意也

答邇英聖問一卷

兩朝國史志慶曆四年三月仁宗於邇英閣出御書十有三軸凡三十五事一日遵祖宗之訓二曰奉真考之業三曰念祖宗艱難四曰思真宗愛民五曰守信義六曰不巧詐七曰親碩學八曰精六藝九曰慎言語十曰待耆老十一曰崇靜退十二曰求忠正十三曰懼貴驕十四曰招勇將十五曰尚儒術十六曰議釋老十七曰重良臣十八曰廣視聽十九曰功無迹二十曰

戒喜怒二十一日明巧媚二十二曰杜希旨二十三曰從民欲二十四曰慎滿盈二十五曰傷暴露兵二十六曰哀鰥寡二十七曰訪屠釣二十八曰講遠圖二十九曰絕朋比三十曰斥諂佞三十一曰察小忠三十二曰鑑迎合三十三曰罪已為民三十四曰損躬撫軍三十五曰求善補過又出危竿諭一篇述居高慎危之意顧丁度等曰朕觀書之暇取臣僚上言及進對事目可施於政治者書以分賜卿等度暨曾公亮楊安國王洙等既拜賜因請注釋其義是月丁度等上答邇英聖問一卷上覽之終篇指其中體大者六事付中書樞密院令奉行之答聖問

者即所釋前所賜三十五事也

帝學十卷

晁氏曰皇朝范祖禹醇夫纂自古賢君迨于祖宗務學事迹為一篇以勸講淳夫元祐時在講筵八年詰旦當講前一夕正衣冠儼然如在上前命子弟侍坐先按講其說平時語若不出諸口及當講開列古議仍參之時事以為勸戒其音琅然聞者興起東坡常曰淳夫講書言簡義明粲然成文章為今講官第一

陳氏曰其所編集上自三皇五帝迄于本朝神宗凡聖學事實皆具焉

儒言一卷

晁氏曰從父詹事公撰其書蓋辨正王安石之學違僻者

元城語錄三卷

陳氏曰右朝散郎維揚馬永卿大年撰永卿初仕亳州永城主簿從寓公劉安世器之學記其所聞之語

劉先生談錄一卷

陳氏曰知秀州韓瓘德全撰瓘億之曾孫緬之孫官二浙道睢陽往來必見劉元城記其所談二十一則

道護錄一卷

陳氏曰胡珵德輝所錄劉元城語凡十九則以

上三書皆刻章貢末又有邵伯温呂本中所記數事附焉

節孝先生語一卷

陳氏曰江端禮季恭所錄山陽徐積仲車語

龜山語錄五卷

陳氏曰延平陳淵幾叟羅從彥仲素建安胡大原伯逢所錄楊時中立語及其子迥稟錄共四卷末卷為附錄墓誌遺事順昌廖德明子晦所集也

庭闈稟錄一卷

陳氏曰即楊迥所錄當政和八年其父亡恙時也

龜山別錄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錄

尹和靖語錄四卷

陳氏曰馮忠恕祁寬居之呂堅中崇實所錄尹焞彥明語

胡氏傳家錄五卷

陳氏曰曾幾吉父徐時動奔鄰揚訓子中所記胡安國康侯問答之語及其子寧和仲所錄家庭之訓

無垢語錄十四卷言行編遺文共一卷

陳氏曰張九成子韶之甥于恕所編心傳錄及其門人郎暉所記日新錄近時徐鹿卿德夫教

授南安復哀其言行繫以歲月及遺文三十篇附于末

師友雜志一卷雜說一卷

陳氏曰呂本中撰

胡子知言一卷

陳氏曰五峯胡宏仁仲撰文定公安國之季子張南軒從之游朱子語錄因論湖湘學者崇尚胡子知言曰知言固有好處然亦大有差失如論性却曰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既無善惡又無是非則是告子湍水之說爾如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已則是好以惡說性而道在性外矣不知此理却從何而

出問所謂探視聽言動無息之際可以會情此猶告子生之謂性之意否曰此語亦有病下文謂道義明著孰知其為此心物欲引誘孰知其為人欲便以道義對物欲却是性中本無道義逐旋於此處攙入兩端則是性亦不可以善言矣如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孟子說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其所謂天地鬼神之奧言語亦大故誇逞某嘗謂聖賢言語自是平易如孟子尚自有些險處孔子則直是平實○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蓋後出者巧也

忘筌書一卷

陳氏曰浦城潘植子醇撰多言易亦涉異端凡五十一篇此書載鳴道集為九十二篇附見者又十有三而館閣書目又稱七十七篇皆未詳諸儒鳴道集七十二卷

陳氏曰不知何人所集涑水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元城上蔡無垢以及江民表劉子翬潘子醇凡十一家其去取不可曉

兼山遺學六卷

陳氏曰河南郭雍錄其父忠孝之遺書前二卷為易著卦次為九圖又次說春秋又次為性說三篇末卷問答雜說忠孝父子世系出處本末次詳見易類

玉泉講學一卷

陳氏曰沙隨程迥可久所記喻樗子才語樗本末見語孟類

周簡惠聖傳錄一卷

陳氏曰參政荆溪周葵惇義撰自堯舜至孔孟聖傳正統為絕句詩二十章而各著其說自為一家然無高論

南軒語錄十二卷

陳氏曰蔣邁所記張栻欽夫語

晞顏錄一卷

陳氏曰張栻取經傳中凡言及顏子者錄為一編

晦庵語錄四十六卷

陳氏曰著作佐郎陵陽李道傳貫之哀晦翁門人廖德明子晦而下三十二家刻之九江

晦庵續錄四十六卷

陳氏曰李太史之弟樞密性傳成之又得黃幹直卿而下四十一家及前錄所無者併刻之

呂氏讀書記七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乾道癸巳淳熙乙未家居日閱之書隨意手筆或數字或全篇蓋偶有所感發或以備遺忘者

閻範十卷

陳氏曰呂祖謙撰集經史子傳發明人倫之道

見於父子兄弟之間者為一篇時教授嚴州張南軒守郡實為之序

先聖大訓六卷

陳氏曰龍圖閣學士慈溪楊簡敬仲撰取禮記家語左傳國語而下諸書凡稱孔子之言皆類為此編然聖人之旨意未易識也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自門弟子已不能知其有為而言况於百氏所記其間淺陋依托可勝道哉多聞闕疑庶乎其弗畔也

已易一卷

陳氏曰楊簡撰

慈湖遺書三卷

陳氏曰楊簡撰前二卷雜說末一卷遺文慈湖之學專主乎心之精神是謂聖一語其誨人惟欲發明本心而有所覺然稱學者之覺亦頗輕於印可蓋其用功偏於上達受人之欺而不疑切嘗謂誠明一理焉有誠而不明者乎當淳熙中象山陸九淵之學盛行於江西朱侍講不然之朱公於前輩不肯張無垢於同流不肯陸象山為其本原未純故也象山之後一傳而慈湖遂如此甚矣道之不明賢者過之也

明倫集十卷

陳氏曰高安塗近止撰取經傳言行之要以孝為本推而廣之為十篇塗有子登科得初品官

致仕

心經法語一卷

陳氏曰參知政事建安真德秀希元撰集聖賢論心格言

三先生謚議一卷

陳氏曰嘉定中魏了翁華父為潼川憲奏請賜周程謚寶慶守李大謙集而刻之併及諸郡祠堂記文

言子三卷

陳氏曰言偃吳人相傳所居在常熟縣慶元間邑宰孫應時李和始為立祠求朱晦翁為記近新昌王爚伯晦復哀論語書所載問答為此書

邑中至今有言氏亦買田教養之

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一十終



